

雁來紅

石 華 父
叔 仲 奕

孔 男 境 主 編
剽 本 叢 刊
第 四 集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再版

劇本叢刊
第四集
雁來紅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郵費

著 者 石 華 父

發 行 人 李 煜 瀛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版 權
之 歸 屬

特 別 啓 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孔另境

主編

劇本叢刊

劇本總匯 | 藝壇盛事 | 美不勝收 | 名作如林

姚克	姚克	李健吾	李健吾	李健吾	吳仞之	佐臨	朱端鈞	石華父	石華父	石華父	孔另境	孔另境	孔另境	孔另境	方君逸	方君逸	方君逸	王文顯
楚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霸王

顧仲彝	顧仲彝	顧仲彝	顧仲彝	魏于潛	魯思	魯思	魯思	魯思	鄧昭暉	楊絳	楊絳	袁牧之	袁牧之	洪深	周贻白	周贻白	周贻白	胡克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野火

刊叢劇戲蘭羅曼羅

▲丹	▲草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愛

柴霍夫	斯金	托爾斯泰	安得烈夫	奧斯陸	高爾基	卜泰耶夫	果戈里	俄國名劇叢刊
櫻桃園	少校夫人	黑暗之勢力	大學教授	大雷雨	下層	新婚交響曲	欽差大臣	譯信勞

行發局書界世

雁來紅

三幕鬧劇

原书空白页

劇中人物

金問陶

順才

金太太（周瑞珍）

張頤年

金明明

朱廷元

周蓮珍

方同生 巡官

馮小平

袁壽生 警察

陳文奎

金海 警察

吳錦文

祥福

李漢昌

銀妹

原书空白页

第一幕

原
书
空
白
页

金問陶家的客廳，有二門，一通外，一通其他各室。

金家的人正在等着一位客人來吃晚飯。明明彈着鋼琴，小平坐在她身旁。金問陶夫婦在下着棋。祥福引張顯年上。張是六十以上的人了，手裏捧着一束花。

祥 張科長。（琴聲止。祥下，金夫婦起立迎接。）

金 張科長，請進。

張 今兒是你們兩位結婚一週年紀念，請我這媒人，是不是？

金太太 不敢說請，隨便喝杯兒酒。

張 哈哈，讓我猜着了。我也帶着禮物來了。我自個兒種的雁來紅！

金太太 謝謝您！可別讓我們搶了您自己心愛的花兒。

張 沒有的話。別的花兒老了殘了；獨有這雁來紅，愈老心裏愈紅，所以在各種花兒中，我最喜歡它。

金太太 （接過花，要去放在瓶中）謝謝您！

平明 （湊近）這叫什麼花兒？

張 這就是從上海來的那位少爺！

金太太 (尚在插花) 叫張伯伯呀!

平 張伯伯。

張 這兩個孩子倒是天生一對兒。

金太太 (搶數) 小平兒小得多了。

張 (撫弄着平) 你今年多大了? (金太太有些窘, 注視着平)

平 媽, 十五歲不是?

金太太 (放心) 一點兒不錯! 你看你連自己的歲數也問起我來了。

張 十五歲? 長得真高大呀!

平 民國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卯時生的, 屬龍。

金太太 張伯伯又不替你算命, 你報生辰八字幹麼?

平 好讓張伯伯知道我沒有撒謊呀。

張 這孩子真好玩兒! (走向棋桌) 這是什麼棋呀?

金 叫跳跳兒棋, 跟小平兒學的。

張 原來是從上海帶來的新鮮玩意兒。我也來學學。

金太太 張先生, 請您歇一會兒, 我進去招呼他們預備酒吧。

張 您別太忙了。

(金太太下。進門後喊着「小平兒」「明明」小平與明明跟下。)

張 還有別的客人嗎？

金 沒有旁人，就請您一位。我太太的妹妹說好今天從青島來的。

張 你還有一位小姨子，倒沒有見過。

金 我也沒有見過。按時候這會兒該到了，想是火車誤了點。

張 老金，說起來，今兒你請請我這媒人也應該。沒有我你想你有這樣一位漂亮太太嗎？有這樣一個現成兒子嗎？

金 全得謝謝您。小平兒可真好玩兒！你別看他才十五歲。他在街上走路的勁兒，在飯館裏對付伙計那神氣，嘿，我都沒有他在行！

張 剛纔聽他說話，真有他的。養兒子跟種花兒一樣，就養個有趣兒。

金 對呀，全養個有趣兒！可惜小平兒只是來看看他媽的，不久就要回上海的。

張 要回上海？他媽肯嗎？

金 馮家不肯放他，他媽也沒有辦法。

張 當初我做媒的時候，該把小平兒也說在裏面。

金 我那位小姐也怪你沒有把他說在裏面呢。

張 小平兒來了才幾天，姊妹兩個就那麼好了！他們兩個誰大呀？

金 明明十八歲，小平兒小。

張 剛纔問了的，我又忘了。不過這也只好說說吧了，真要把小平兒說在裏面，那馮老頭兒也不會答應的。媳婦兒要嫁人，按照現代文明法律，老頭兒沒話可說，生氣也沒用，可是孫子到底是姓馮的。他媽剛來的時候，丟不下孩子，老落眼淚，這回孩子走了，不知道她又哭幾天呢。

張 凡事真有個數兒，你先頭那位太太去世以後，多少人要替你做媒，可是全讓你回絕了，大家都以為你不娶了。

金 本來我不想再娶了。

張 你同現在這位太太，真算有緣分。那馮家的老媽子偷了首飾，不往別處跑，偏向北平跑。去年你太太追到這兒——當然那時候她還不是你的太太——又偏會在我們老三那兒遇見了我，破案的又偏輪到你，你說這不是緣分兒！

金 真是緣分兒。你們從前替我做媒，明明哭哭啼啼的，老是不贊成。這一回她不但反對，反而慫恿我，你說怪不怪？

張 真正的媒人，倒是那個老媽子，你沒有待錯她吧？

金 沒有。我只罰了她二十元，就把她放掉了，而且這二十元，還是我替她付的。

張 你沒有辦她的罪？

金 沒有。並且以後遇到偷竊的案子，我一概從寬辦理。

張 (突然擺出上司神氣) 金開陶，你知道你犯了假公濟私的罪名嗎？那老媽子罪贓俱在，你怎麼好把

她放了

金 是，科長，敝職該死。

張 你說我該辦你什麼罪？

金 聽科長發落。

張 不是，我有意同你爲難，不過你這樣一味縱容罪犯，靠了你的緣分，得到第三第四第五個太太，我這做媒人的，怎樣對得起你現在這位太太？

金 是，科長，敝職以後對一切案件，一定從嚴辦理。

(小平上)

平 媽說酒菜預備好了，請兩位進去。(覺得空氣緊張)

張 現在公事已經完畢，我們進去喝酒吧。(走向門)

金 是，科長。擦着額上的汗)

平 這可怪了，你們兩位玩的是那一套把戲？

金（低聲）不是把戲，我們正辦着公事。（張回頭看，金高聲）小平兒，你吃了沒有？

平 媽怕我見你們喝酒，也要喝，已經讓我同姊姊先吃了。

張（低聲向平）剛纔我同你爸爸開了一個玩笑，真有趣兒。（金隨張下）

平（向內擠眼招手）來呀！

明（上）什麼事兒？

平（從袋內摸出酒瓶）他們喝酒，咱們也喝一瓶兒。

明 小平兒，你瘋了！

平 幹麼大驚小怪？媽說我才十五歲，所以不讓我喝。其實——

明 其實怎麼樣？

平 其實——其實我在上海早喝慣了的。我爺爺從來不禁止我。

明 想不到你倒是一個小酒鬼！

平 今兒是你爸爸跟我媽結婚的周年紀念，咱們做子女的，喝點兒酒，慶祝慶祝，還不應該？（喝着）來，

你也喝幾口。

明 我不會喝。